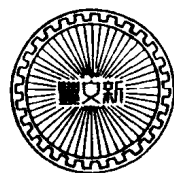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四六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痛齋先生遺稿一卷·····	明	吳時來著	仙居	一
懸榻齋詩集一卷文集一卷·····	明	陳履撰	聚德堂	二九
過庵遺稿八卷·····	明	陳卜撰	三怡堂	六九
少室山房類稿一百二十卷·····	明	胡應麟撰	續金華	一五一
礪石編二卷·····	明	楊承錕撰	四明	六六五
董禮部集六卷尺牘二卷·····	明	董嗣成撰	吳興	六八九

寤齋先生遺稿一卷

王廷揚題



寤齋先生遺稿

明吳時來著

後學李鏡渠輯

乞察森邪疏

臣連日伏觀聖明以邊事爲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不欽凜昔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下舉安正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培剋軍餉以餌執政之臣其罪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行上欺仁主下壞邊防授厥所由其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上負天子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也宋臣呂蒙正尙以四方無事要荒賓服自卜相業之盡人間其故以爲我無他能可見惟爲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侵其事今概侵其事而引用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熾誰之過歟嵩年已老智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惟贖貨之心不自愛足私令其寤齋先生遺稿

仙居叢書

子世蕃入直託言書寫干預國政擬票揭帖書寫出其手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先示人不肖少避嵩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謂聖天子在上萬幾獨斷即有謀及宰輔嵩應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謹身避嫌不應窺覘機微招搖權勢明以市私恩欺人於外也濫引伊親萬案爲文選司郎中方祥爲職方司郎中彼此爲奸賄賂公行二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何曾有思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義以忠於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論趙文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同時將銀二萬兩帳牀送與世蕃婢妾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一付世蕃猶以爲未足文華告病疏章即世蕃爲之若非聖天子在上則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誅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五百兩送經弟張中洲名曰路費夫經朝廷之罪人也若非生前重受賄賂死後何爲贈以路費乎若非聖天子在上則經且保首領矣王汝孝蘇州失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梁紹儒送與世蕃止

問軍罪當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時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陽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數月賊勢方急克廉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登乞要久任蓋指克廉未顯言之耳楊順誤國敗軍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廕其子既送監讀書又爲錦衣衛千戶及百戶人言陞賞一次順共用錢三萬方祥以職方承行亦得二千兩則三萬之多必與世蕃無疑也臣思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以廕子之典加順有罪之人蓋世蕃誤嵩嵩因以誤陛下也吳嘉會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楨送文華轉送世蕃被尙書方純面斥其事今御史萬民英劾其鑽刺結援蓋其所鑽所援非世蕃而誰臣思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以廕子之典加嘉會有罪之人蓋世蕃誤嵩嵩因誤陛下也夫爲朝廷弭盜安民不過文武諸臣也然而以督撫爲尊朝廷之激勵人心不過賞罰也然而以得中爲權今惟賄賂之行可以免罪脫身可以陞官又可以寤齋先生遺稿

仙居叢書

廕子亦何難剋軍民之膏脂以博顯榮而復誰任難事以爲朝廷圖久安之業哉且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知其難必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其事於朝廷俱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廕子欺罔朝廷一至此極也今則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者既乏長算又敢私其黨類任其培剋又酬以恩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爲市也不亦深可痛哭流涕哉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於上官之貪墨上官之貪墨由於圖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爲相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嚴嵩貪污不比楊溥而世蕃之狠過之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滿道路絡繹不絕果何所從來乎萬案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矣伏乞敕下九卿衙門提正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還田里以立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天討則姦黨弊革內外治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而於天下無難治矣

乞扶櫬還葬疏

臣以冒昧進言罪當萬死荷蒙聖慈不遽置之死地發於瘴地充軍經今六年所有六年餘生無一日而非再賜也圖報無地惟省愆補過以禮自繩不敢少違一切之法以負曲成之恩然激切苦情不得不哀鳴於九重之上者臣父去年正月自家來視臣今年二月欲同行至蒼梧病故寄殮橫州城外臣倚廬自討思父以臣之故客死他鄉臣又不能躬負父喪還葬邱首復何心立於天壤之間攀號擗踊痛絕水漿固期即死以謝左右見臣如此來相勸解謂父喪未歸死復誰倚因忍心吞淚苟延視息願臣萬里孤身一男十歲念父魂泊瘴鄉動踰葬期蓋以荒野寂寥洞寇出沒朝不謀夕日夜憂虞獨想深恩淚盡血流若不及今哀鳴是臣父終無還葬徒抱終身之憾終死無及也臣生嘉靖六年正當典禮大明之際嗣後得龍飛錄讀之未嘗不感激思奮有君行孝如此不與於孝者棄之化外可也臣既無以為養又不能及時歸葬以禮是徒生仁孝之朝徒讀仁孝之書也伏思痛齋先生遺稿

三 仙居叢書

皇上孝治天下大小臣工有父母在家病故者類得奔喪守制有在任病故者類得扶櫬歸鄉有告還葬者許其還葬無非廣孝思示有禮也下至商賈百工遠離鄉土一聞親喪不憚千里匍匐或遇死於道路皆能斂手足形抱歸懸葬彼豈欲矜名節哉蓋激於聖化由於一念之誠也朝多廉范野遍郭平獨臣孤苦羈旅既不得與諸臣共貫又不得與商賈同條抱此哀哀五內崩裂又臣所遭最苦三十九年臣妻之父尹聘前來視臣死於潯州其明年臣妻之叔父來又死三櫬在客無力還葬同行僅僕十僅留一今又遭臣父喪形影相守謂不即死亦強顏耳憶臣父病篤之時進藥不飲囑臣曰勉為完人以報朝廷有益則為之是臣父雖死猶惓惓教臣不忘報效朝廷也如此臣思報效惟忠與孝若臣忠不當可孝不及時無益於生不如其死伏乞曠恩容臣歸葬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生死肉骨何日能忘也

禦虜事宜疏

臣樸邁小才遭遇盛世常思捐糜軀質以效朝廷然事關宗社幾係安危莫如達虜故不憚謬妄疏請練兵雖曰慮於未形實則鑒於已著雖曰謀為三年之艾實則有益七年之病兵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待之之策莫如練兵然而議者尙復悠悠不謂其然邇者土蠻東由界嶺口之羅漢洞而入搶永平破昌黎俺答把都兒踰大同犯山西破石州黃台吉衝營白草川時以輕兵打圍出獵黃花鎮等處是其勢能合能分合縱之勢也其計三分四出犄角之計也今已縱橫馳騁淹留旬餘破城陷寨滿載而歸而諸鎮督撫總參並無一兵宣揚威武與之抵敵其目中可謂無復中國矣且虜中往往欲搶臨清山東數路臣謂既可深入石州亦可深入臨清又恐一旦長驅直達都城彼有萬全之策我無五日之備則此金湯危如孤注臣每一聞警報未嘗不痛恨悲憤展轉圖維不能排遣尤以未學軍旅不諳邊圉實乏評議可以規畫敷告雖有悵悵獻納之忠亦復欲言中止欲前屢卻臣又思之門庭之寇主憂臣辱即今聖明臨於上既無左右親倖干預

痛齋先生遺稿

四 仙居叢書

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變夷率服詩曰天鑒有周昭格於下保此天子生仲山甫惟此時為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則今日刑政之大莫如邊防若不及今特賜宸斷大破常格選將練兵修戰守之具使其大挫深懲保百年無事則將來之事益不可為夫安不忘危况已危乎強謂之安誠所謂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至也有宋靖康之禍殷鑒不遠也謹以臣所見聞採摭八事上瀆天聽一曰聚兵力夫練土著莫若先練邊軍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為非無兵也兵不聚也乃不得其所以分合之勢也何者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若其分也未嘗不可聚其聚也未嘗不可分大都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若卒雜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名曰自弱犯兵家大忌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補給鎮官軍不減百萬今雖虛耗尙有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眾訓練三年直犁庭搗其巢虜寧能禦我哉緣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眾之大勢十分之矣又一鎮之中總督標

下一枝若干名總兵副總兵參遊各分一枝若干名又巡撫兵備各分一枝若干名近據總督都御史劉燾開稱該鎮左邊食糧軍六萬關營城寨三百餘處總副參遊提調官不下百員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此六萬之衆則此六萬衆之大勢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何也素所不較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敵莫敵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於擺邊今擺邊密矣賊每由邊入不亦崇虛文而招實禍乎且各官既各分兵而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盡總督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參遊是督撫哨下兵精壯者不過擁以自守而參遊衝擊殺賊之兵又皆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聚爲一處擇一總兵官久而任之聚而教之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爲督撫者不許擁兵一枝臨時量留百名自衛其見在標下兵盡發營中操演其哨守探報則就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教之三年或

五年於是連此十鎮之兵豈爲搗巢之計待賊之來以戰爲主令其大挫深懲不敢側目南視斯策之上也兵力既聚訓練既成士卒不用命主將不成功則總兵不善操練之過宜伏其辜如是而邊防不飭者未之有也

二曰明事權夫事權明而後功罪可施也功罪當而後事功可集也臣查大明會典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於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以後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伍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閱實而已此後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督理軍務之文於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權輕而各鎮軍馬難於調遣又設總督都御史如薊遼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宜之制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督矣至於失事之後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備道該道委府縣官又巡按有隨營紀

功監軍之文乃不自行隨營必委該道該道轉委府縣官是事權又在巡按矣臣每思之以爲巡撫事權不如巡按而本兵行事不如知府何者行勘紀功之文一至於則兵備府縣官得以制巡撫矣事有最難莫難於九邊巡撫以其上下有制之者也臣愚以凡督撫相近之地既有總督則巡撫徒擁虛名無益地方不如革去巡撫其以地方事專屬總督至於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至於賊至調度掣肘更多臣前任松江推官正遇倭寇曾經戰陣備知其詳如總督調度之文必兩設也既而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又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檄之合力追勦於後此中制也又報至兵部兵部具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援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守此中制也夫總兵官兵力既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於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

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實於此誠非事體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今但宜選擇總兵官一員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但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勘事紀功俱要親自查勘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展轉支吾以虛委任之意如此則兵既厚集而事權又明爲總兵必當者勤操演恤軍士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命其有敵不戰則以逗留觀望罪之如臨陣三次不能勝又不能以身赴敵者則總督徑取其首以獻闕下是重事權乃鼓舞將官之術亦舊制也或以總兵無節制其如剗制軍士何臣愚以爲剗制軍士正在事權輕而任之不久今重其事權所以責其必戰彼知責其必戰又不他轉必以地方事爲己事以軍士命爲己命自然愛恤軍士非眞愛惜也愛財莫如愛命方將捐其資以求得人之死力懼不可得也而又庸剗剗爲哉三曰練士著昔人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以臣觀之不獨長技也彼得全勝之勢而我無一勝之策也何者彼無信地合諸部落聯兵爲同以擾我一

鎮我有信地一鎮之中分爲幾路散同爲異以與之敵一不格也彼無軍民之分一聞傳箭出門皆兵我則民之家九而軍之家一二不格也彼則射獵爲生七歲能騎我則白首不識干戈望風先走三不格也彼則斬殺自由威令素積我則文法牽制威令不行四不格也彼勝則利在於下以搶虜爲其已事我勝則利歸於上以戰鬪爲非已事五不格也彼敗則謀報仇我敗則不復振此六不格也以此較之中國雖有五技實無一技臣以爲不如因其勢而反之何者彼之財力焉能加我中國之富也若我亦合中國之全勢而與之鬪虜即驕敢伸息哉不惟中國之全勢也即損燕代一方之勢亦安敢伸息哉國家建都全燕以一面拒抗三面而朝天下居重馭輕萬世無疆大業實在於此則所以捷伐蓋夷者不可不日爲之謀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虜之區矣設若賊由居庸出薊州則永平遂稱孤援失永平則都城斷其臂屯昌平則都城扼其背在國家固宜亟爲二府計在二府百姓亦宜自爲計臣愚以爲不如且捐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計其每

痛齋先生遺稿

七

仙居叢書

年所入若干盡輸之府擇一知府僱其本處精壯之人照依民壯事例編爲隊伍練而教之以爲長川應敵之主兵又申保甲之法於農隙之時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其父兄子弟備器械糧糴團練於其本鄉每遇風高月圓之候則練兵聚爲先鋒而保甲之兵遙爲聲援將見一府之民室家被其寢處財物被其搶擄男女被其殺害田地被其拋荒彼必思所以自全之策而官府又從而倡其勇敢揚其威武彼以防虜防其家盜以賊殺其私仇未有不樂趨事者也在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以捍四方宜無不可如永平試有成效則山西之蔚州石州各沿邊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沿邊皆兵矣或曰永平之民脆弱不可用臣曰不然夫民莫脆於江南臣見知府譚綸練台州兵則台兵以強稱總兵戚繼光練義烏兵則烏兵以強稱人情不可慮始重賞之下勇夫出焉溯昔李牧備邊不過雁門一太守豈借兵於異地哉臣聞虜人初入之時雖以邊兵精銳勢不能當及其分報搶擄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

照軍功受職則鄉兵有不以殺賊爲利者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確言也四曰議糧餉臣聞國之資於師者遠輸練兵要矣糧餉先焉今竭四方之力以輸戶部竭戶部之力以輸各邊然而司邊者每每告急司計者每每告匱臣思之今日天下所輸戶部之額即祖宗以來所輸舊額有增無減也今日在邊食糧之軍即祖宗以來舊額有減無增也昔何有餘今何不足臣於戶部之數不能悉知大略以外困於邊餉而內困於冗食也祖宗之時資邊有鹽法今則鹽法不行矣祖宗之時資邊有屯田今則屯法不修矣斯二者宜亟復舊章以資邊計但二法廢弛日久急難修復即欲修復未必遽收其利燃眉之急勢必取給戶部而戶部告匱積非一日矣又臣前者練兵三萬之說錢糧無措將求之官則庫藏久虛將取之民則軍民久困辭以無食并兵不練則將坐視其斃而不之救乎臣聞理財無良法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矣今之害財者無如冗官冗役而冗官冗役莫冗於錦衣衛莫冗於內府言官屢有請者俱以秦人視越不之恤也臣查得各監局內

痛齋先生遺稿

八

仙居叢書

使嘉靖四十一年止一萬一千今有一萬五千八十餘員名此非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供應於內萬人足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移其食糧以養兵五千豈不稱便又查得各監局工匠一萬五千八百餘員名此亦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幹辦於下萬人足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以養兵五千豈不稱便錦衣衛食糧軍校三萬三千九百餘員名不太冗乎其間冒功陞授冒名頂替者多也必非祖宗舊額也又京營軍冒名假充者多無事則支糧聞調則棄去無益也若查去若干則可養兵若干矣此則汰無益養有益裕國足邊莫良於此或以爲傷中貴人之心臣愚不然古之賢君減后宮之膳發內帑之富如邊陲不靖則不得享后宮之奉保內帑之富故捐此目前之小利成無窮之美益也今以陛下克寬克仁節用愛民諸凡土木不急之工一切停罷則諸匠役養之何益誠陛下念邊陲之急有關宗社則內侍諸人必有分陛下之憂先公家之急方將捐其蓋藏以輸邊又何冗役之不可去乎

五日繕城守臣聞上守守在四夷必不可得則高城深池以待暴客聖世所不廢焉國家限界中外長城萬里設立墩堡傳報警急固云密矣連年因虜騎侵犯無時修牆築墩歲無甯日然而賊至輒入竟無一阻往即弗論近因久雨邊牆塌倒上座憂慮特遣大臣修築當即報完曾未越月而東虜土蠻實由牆進未聞一阻何者邊牆雖高若無人守與無牆同擺邊雖密兵力若薄與不擺同臣愚不如且將各邊修牆銀兩暫移爲沿邊州縣修理城池之用夷狄之性譬之大也夫犬之盜食也盜得一味則必聞腥數來往者不諳攻堡既攻一堡盡得其利後乃併力攻堡不數年間而沿邊各堡遂走今年連破二城既得其利勢必再來併力攻城沿邊州縣更何足恃且石州之破關係非細蓋稍在內地子女玉帛非邊地比乃遠踰千里直搗其虛盡收其守整暇而歸此而無憚繼後垂涎各城仰窺京師不知其何如爲計則各州縣城池不可不繕修也夫中國之與夷狄鄰猶富人之與盜賊處也彼盜賊日夜窺覷其富人之所有而富人不爲高其垣墉厚其茨蓋寤齋先生遺稿

九 仙居叢書

謹其肩輿嚴其守望不幾於漫藏誨盜乎至於守城之具則在明斥堠謹禁防守要害置器械鄉兵設奇張疑多方以誤之據險以乘之責在守令矣議者多以虜利騎射不利攻城石州之破蓋緣不覺其來乃追逐鄉民因尾其後擁而入城非其能攻也即今財用不足州縣尙多安能辦此力役哉臣謂此儉安養禍之計僥倖一日之無事者也臣嘗熟得江南被倭破城之故矣蓋一縣之中貧者多矣必有富人焉愚者多矣必有桀猾之徒焉桀猾之徒其心常不逞而其發也必待外之變因而收拾其搶奪之餘往往以是破城今各州縣固京師唇齒之地也夫既有城池矣特繕修之耳安得不爲之所也哉

六曰廣開謀夫間諜兵之先也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今虜人往往得吾中國人之死力間諜吾中國人也向道吾中國人也故石州之事乘我不備徑趨石州城已破矣而我兵息鼓偃旗徐然執其鄉之人而問

賊所至夫彼以善用間而勝我以不善用間而敗也夫以中國之大九邊十鎮之雄諸臣之略不聞得一間人而用之而區區醜虜苦寒之地乃能得吾中國之死力其故何哉蓋其實爵信必吾中國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奉其爲所用者即與統部人馬而無賴窮民安得不棄此綱維作彼耳目是驅中國人爲虜人間也臣聞燕趙多刺客死士如荆軻聶政之流今安知其無也又聞近日入犯永平東虜半係朵顏三衛屬夷彼蓋習知中國之無兵故不但爲虜向道且以自利其所得也夫夷性何常惟利是趨誠不愛金帛善得其心則此屬夷可使爲間中國在虜之人數多或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既逃回又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羊夷器俱聽其自得而又不愛金帛不愛爵賞間或給之空地或容其統領人馬暗邀其心得其死力則此等可使爲間人無賢不肖報恩則一彼其先盡力於虜人者以其厚利也而吾以厚利易之彼將以虜之閒爲吾之閒故事有倒行逆施而不失其正者用閒是也昔尉繚子說秦王以亡三十寤齋先生遺稿

十 仙居叢書

萬金可盡開天下諸侯漢王捐四十萬金以付陳平不問出入竟問項籍誅亞父今不患無閒患無四十萬金不患無四十萬金患文法密不患文法密患無善用閒之人何者非仁義不能使閒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今欲責之督撫則督撫不能得閒必宜責之總兵矣必總兵賢素有威望足以服其心必總兵習素有密圖足以服其心必總兵久任信任既專足以服其心合此三者而又假以四十萬金而後閒可得也焉有善用閒之人而可任總兵者哉此閒之所由不可得也今不惟不得閒也賊進永平不三百里然聲息一日不通者有之蓋兵部惟憑撫按塘報撫按之報必先具本題知必用印必承差必經駁遞遲回展轉勢必稽遲萬一虜騎疾馳中邀驛路則城門不及閉如石州之事可鑒也臣嘗有慮之而未得以窮盡其說臣愚以爲間諜即不得而軍情飛報不可不先時而處備者也

七曰整營務國家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非虛設也景泰開兵部尙書于謙提督其事而清風店一捷虜陣大挫隨五六十年無

敢侵犯邊關此則京營之軍也今議者輒以營軍決不可教臣謂祖宗養此十萬人積數百年委之無用遽已乎營政之弊久矣久則難變也亦在尋其弊而救之耳其弊者何也廢弛日久卒不服習稍就繩縛羣起噪呼此苟玩之弊也軍多項替冒支月糧一聞調遣則曰我原非軍此假充之弊也悍夫驕卒素有憑依輦轂之下法度難行此憑依之弊也素不經戰聞鼓先怯此畏怯之弊也督理大臣雖有專任未幾輒有遷轉上懷苟且下懷觀望此速轉之弊也以此五者夷猶延緩故遂以營軍決不可用既張其名益廢其實臣以爲誠得其人而久任之則速遷之弊不行於上前四弊者皆可整理於下何者廢弛之弊起於自守若以祖宗舊制三令而五申之曰此原備四方征伐也繼今有警即調拒戰則士卒日日有對壘之心人人有赴敵之意而苟玩之弊可革矣營軍原屬五府其管哨官相應以衛所掌印官領之今指揮千百戶本管等官稍精力能事者資緣掌印而在操俱老弱不堪用之人而官與軍素不識認冒頂由之若今考選各衛所官有精力能

痛齋先生遺稿

十一 仙居 叢書

事者掌印兼領本哨則臂指勢成兵將相依而冒頂之弊可革矣嚴敕協理之臣申明軍令展布才猷操演之時有不用命者徑以軍法行事與臨陣同勿爲流言所惑則憑依之弊可革矣教以軍戰步戰騎戰三法而軍戰爲先軍戰上可戰火器下可載糗糧馬不能衝箭不能入戰則爲陣止則爲營進有所恃退有所息故先之以軍以衝其鋒次之以步以攻其散次之以騎以角其零又選爲上中下三等上爲戰兵中爲應兵下爲守兵教之有成漸漸徙之於邊以觀虜情經戰陣作其敢勇之氣示以能勝之機則畏怯之弊可革也此四弊者不難革惟勿得其人而久任之耳今蒙陛下簡任侍郎曹邦輔邦輔者赤心臣也以實事整理者也主將有必戰之心則軍士不敢有偷生之意即今整理戎務無出邦輔但不知其所操演者何法臣愚誠不知兵臣愚以爲宜急取今之名將善練兵者以佐之順其志意假以權宜相與整理則營軍可以列陣而待敵矣且使諜者知我日夜預備有不可勝之形而雄心陰謀亦可必逆折之臣思清風店一戰則爲之竊想而歎

息焉今願陛下留意也

八曰求真才今邊事之壞未足深慮而其最大壞深慮者莫甚於人才天地生材自周一代之用世何嘗乏才也責之以備則雖唐虞之際不過五人任之以器則晉趙衰一舉而得七十餘人唐裴垕一疏而得三十餘人世何嘗乏才特朝廷所以鼓舞而隆任之者何如耳今士夫間每語邊事則稱才難才難臣亦以爲難也而所以難者則起於邊才之說邊才者以其有濟邊之才也官人者因其地之難居時之難處每遇員缺輒求之閒廢或疏遠與有過之人而用之以爲姑用之於邊云爾而閒廢疏遠者與夫有過者亦自知其非賢任也姑以爲吾且借是以階美官云爾於是使貪使詐之名明知其貪與詐也而貪詐之爵以邊才而免矣實無邊才也其貪詐者亦自知不免於公論也將以邊才自誇以求免其貪詐之名實無濟邊之具也故邊事之托往往爲不肖地即有以才名推者亦遜遜縮縮不樂往即其地何者避其名也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於兵談道者則

痛齋先生遺稿

十一 仙居 叢書

曰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而官人者亦曰某修潔人也某談道人也非所以用之於邊也於是修行談道者足跡不涉幾句之外而坐致公卿之位既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清要之美任邊陲之事任其敗壞不肯出一身以當之非惟不肯出其一身也即一語不敢出諸口吁嗟滑者不肯爲軟者不能爲賢者不屑爲不肖者爲之而敗事故薦人於邊未必濟邊而壞真才莫盡於邊才之說爲今之計宜罷邊才之名而亟求真才求真才須於今公卿中有清潔負賢名者始則後生將曰是賢者之地乃可以勸也臣聞唐臣狄仁傑宋臣寇準韓琦富弼范仲淹功名事業起於邊圉既居相府一有警急復往經略諸臣未嘗以邊事自嫌本朝王翱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嘗以邊事輕諸臣臣愚以爲督撫員缺須擇賢者往任其沿邊諸府州縣宜以進士推選使得以出入歷練其事庶朝廷用之者既賢而一代真才必有如狄仁傑韓琦諸臣者出爲國家經略矣議者猶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強所不能既壞其人尤壞其事臣謂不然夫所謂

賢者非默默株守之謂也必誠與才合一之謂也謂賢者不能與事立功者未之有也若大勢賊來提兵格殺責在總兵今以總兵之罪罪督撫而欲賢者操行伍之役宜其不屑矣臣愚以為在朝廷宜寬文法明職掌勅吏部擇今之所謂大賢極一時之選者任之以經略之事謂盛明之世無狄韓諸人樂為之用臣不信也故經略邊事宜以賢者往何者將兵者將將者在督撫蓋賢者往則其風聲意氣先足以感動其忠義之心而消其貪鄙之習此整理邊防之首務也伏乞聖裁

應詔陳言邊事疏

臣讀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其防虜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著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臣仰維皇上注意邊陲加惠民瘼特降諭旨博收羣策真天將啓大聖人以大有為之一機也昔虞舜勤四岳之咨而蠻夷率服文王奮赫斯之怒而有密徂遏正愚臣所深望於陛下今日者焉先該臣目擊時艱乞勅九卿會議中列八事仰冀採擇伏蒙俞允下部臣看詳今又莊誦德音臣等伏

痛齋先生遺稿

十三 仙居 叢書

思愚昧寡識無復萬全之策仰祈廟謨顧職司獻納况當主上思患預防之會諸臣畢誠殫智之秋若有一二未盡之見又復惜已隱情不以上告是陛下方虛懷以待而臣有懷不吐不幾於虛下問之盛心乎敢再竭愚慮採擷十事冒瀆天聽如蒙敕下諸臣併議臣不勝感激之至

一曰重兵部之選以養真才臣聞才難而濟變之才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簡天下賢才聚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必其素負經世之略而又有勳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皆稱懋選也令其每歲帶司官二員巡歷邊塞如各鎮總督有缺即以侍郎往代其任如吏部有缺即以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之義而他部不與焉至於兵部主事宜每司添設四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必遇缺四五員以上特為題知或於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懋選也每歲各司各差一員從侍郎行邊如吏

部司官有缺必於兵部會歷選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部不與焉其陞選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秋後果效有勤勞即陞四品少卿何者吏部易而兵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久待之既隆於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諳入兵部則居懋選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將樂為朝廷用此儲養真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二曰權江北入衛之需以練精兵夫邊塞有四大患朵顏三衛以中國屬夷與虜連姻撫賞徒勤反資刁搶一大患也中國逃民散入虜中如板登地方聚黨成隊動以萬計二大患也沿邊墩堡名為哨守其實納稅外夷暗通關節三大患也大

痛齋先生遺稿

十四 仙居 叢書

同悍卒不服約束轉與虜親縱其出入四大患也夫此四者不在彼而在此何者我無精兵內備日弛不得所以居重之勢故也臣向者練兵之說蓋先聲也略啓其意而不敢盡發其機今禍變已著矣則練兵固不可已我有重兵士卒奮勵軍威振肅然後責屬夷以不應援則賞不必濫彼自將效誠責大同以不堵截則爵

不必加彼自將用命克敵制勝其機在我然後揚言出塞設計搗巢密授各邊邊為救應將邊軍有恃而自不輸敵叛民有憚而潛自來歸此居重馭輕之勢也至於所練之兵或營中挑選二萬或再召募一萬其召募所需臣訪得江北鳳陽入衛班軍四萬至則逃回或在途逃回拘攝雖嚴無濟於用又每名各府給路銀三兩至京每名月給米一名二斗如免其入衛扣取各名下路費之銀可得銀一十二萬可省倉米二十萬即可養兵一萬是免無益之調以養此有用之實乃救敵補偏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三曰議入衛之兵以實邊塞夫入衛乃先年權宜之計耳後率以為常遠赴千里之外動經踰年之久人馬俱敝無有息期是自撤藩籬而縱之入門也從古禦戎非求其勝在制之而已制之之術莫如強邊今不制之於外待其深入而欲補塞罅漏列置於平原易野之間勢必不格臣以為門庭不可不守而藩籬決不可撤即如牆子嶺馬關谷太平塞等處各見有入衛兵一枝今秋胡馬南突不聞一濟

何者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奔命爲疲說怨易生無益於用不如去之非輕去內地之捍禦正所以厚邊鄙之藩籬也至於各路防守則總督劉燾所開石門塞舊有遊兵一千欲再募二千可罷遼東入衛一枝如燕河營將保定兵調守可罷固原入衛兵一枝如太平寨塞垣可恃且有總督標兵二枝可罷延綏入衛兵一枝如黃花鎮有總兵標兵二枝可罷雷夏入衛兵一枝夫陝西遼東皆稱孤援尙宜添兵增守安得復分其力盡身膺利害之寄言必不謬其議似或可從如此則藩籬漸固虜如深入密責諸鎮以乘虛搗巢乃制謀攻心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四曰慎守令之選以撫邊民臣聞人心惟和固於金湯今邊民外則戕賊於強寇內則戕賊於功級望望焉無所控告彼固恨強虜之侵凌而亦未必不憤上官之未有以庇之也且沿邊之民往往淪入於虜本以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驅之所以漸謀向虜以爲休息之期及今不早圖之臣恐瓦解勢成其所勾引輪向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守令臣聞沿邊知州知縣率多荒荒之寤齋先生遺稿

十五 仙居 叢書

人彼見地方疲病日以多故朝夕圖爲歸老之計百姓將何所瞻依也今宜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窮乏以安其生理其被虜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即其宗族親戚也則喻以復仇之義發其怒敵之機每及秋防先時收歛有村堡者收入村堡無村堡者收入縣城宣以國恩撫以惠政簡其強壯懸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謀報其父兄之仇以泄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即其地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諉必將深思熟慮求舉於其職即不能破虜亦可以守城夫禦虜莫先安民此守令不可不慎選也昔宋與虜逼近而宋所定州范仲淹守綏州蓋務在得人期以收拾民心意正在此如果撫恤既勤保障有效撫按狀其異績特爲薦揚即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既輯地方亦所以歷練眞才乃安民知人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五曰寬在逃之律以實軍伍臣聞各邊軍士逃亡其實不及舊額之半今委官查點名數俱在而實則亡何也蓋公畏律條之重而私冒支糧之利也臣查大明律

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鈴束致有軍人在逃小旗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旗名下逃去二十五名者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去十名者減俸一石遞減至逃去五十名者追奪降充總旗以是各親管官不敢開逃逃愈多愈不敢報今宜委兵部司官一員往核其實寬其文法令其在逃者從實開報如有私自頂替支糧者許填脚色明著頂補令各親管官收管著伍如有智謀出衆齊力過人及立有戰功昭格陞賞此不召募之召募也至於總兵而下各以官之大小各占差使刺繡影鏤攻金治木因而收其班直冒其目賞而家頗饒資與善興滅之流則又假以美差其實在營對敵者每十之五六類皆老懦饑寒之夫人無贏糧馬非宿飽如之何其能破虜也今宜一併蒐補凡強壯殷實之人選爲先鋒盡配以馬此強邊足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六曰定久任之法以責實效夫久任乃求治良法其在邊防尤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正在各邊都御史見在事之難任往往日冀遷轉得以去其地爲幸又寤齋先生遺稿

十六 仙居 叢書

或曰招彈劾得以去其地爲幸既汲汲思去必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亦各效尤苟免陰納款賂令虜弗踐已地嫁禍鄰封以僥倖目前之無事傍觀竊笑有責地方之名在薊鎮則賣宣大在宣大則賣陝西虜亦視其厚薄以爲向背故敢深入長驅而不忌我之乘其後者有以也今該吏部慮周封疆凡所推用皆極一時之選矣誠恐陞遷或驟淪理日淺即有忠誠體國之心然於虜情虛實與地方利害不暇熟諳臣愚欲凡文武之臣俱限以三年一考未及三年即賢弗陞即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考滿然後陞級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就本地遷轉弗得轉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效其官不能者當死其職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來貽憂君父此苟玩欺負之臣宜正其罰如督撫歷邊九年忠猷宣著即以入補冢宰之缺或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意此勸能核實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七曰嚴塞垣之禁以便戍守臣聞三軍勇猛不如一林之叢茂故曰天險不可升

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亦多端矣或以山河或以菁樹臣聞永平義院口數路山勢平坦相應增修邊牆至於薊鎮居庸以南至保定真定及山西鴈門俱各塞垣連天林木蒼蔚崇岡複嶺曲折迴盤人跡鮮經虜騎難到無事戍守而障礙不通中有關門隘口不過數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國家以西山爲長城而於關口設守置備以拒胡馬蓋誠有足恃也近年官府狃於治平人庶安於苟玩富民奸商販賣板枋動興工匠沿山採取晝斫夜輻日斬月伐二百年長養深林茂樹皆成蕭疏其且一望濯濯介然成路則今之戍守又加難矣臣愚以爲宜及今責巡關御史中嚴法禁責各鎮巡撫設計長養不以強禦而自阻勿以人言而喪成此則不修邊之修邊所當併議者也

八曰修築墩堡以增保障臣讀唐臣陸贄籌邊之議惟用我所長以乘其短而其用長之道則在整蹙隨壘軍營使虜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知堅壁清野不特困虜亦以收民也臣聞宣大等處先年曾設置墩堡屢被虜攻寤齋先生遺稿

十七 仙居叢書

非復完城而永平牆垣縣堞雖開有墩堡悉近官路之旁各鄉蕭條並未設置何者力固有所不能備也夫虜寇南入曾不踰旬即竭力攻堡動經數日與其彌望原野不如墩堡基置今凡沿邊舊有墩堡等處凡已被攻未被攻者相應委官分投逐一閱視應修理者修理應加幫者加幫至於順天永平各州縣村堡相聯等處已被虜未被虜者行令該州縣沿鄉閱視其未有墩堡者小村與大村或居民有力者自築其無力者或令小戶幫築或官給半功或給全功其已有墩堡者亦爲修理加幫使曠野零戶老弱婦女城郭所不能收者皆有墩堡可恃乃保障居民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九曰查革種馬以濟兵餉臣查馬政邊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孳之駒解京備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場狹隘而所飼之馬所孳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遺欠數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朋錢別買解用官民頗稱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爲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

既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參虛名而貽實害乎合無今後總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數買馬按季起解將前養無用之種馬盡行變價解部以備兵餉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每府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既革則養馬草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夫戰馬之數猶故也解俵之丁猶故也但於種馬一通融之而兵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此足國裕民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兌軍亦取之種馬若種馬盡革則兌軍將何以乎不知兌軍之數舊皆取於寄養馬中自艾巡撫漫及於保定種馬乃猾吏開賣放之端肆侵擾之弊歲亡歲補正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也

十曰克振厥威以懷遠二虜寇深入蓋由邊防懈弛邊備既飭然後問罪之師可以次而舉矣國家置朵顏三衛以制東北二虜則歲有撫賞之恩置大同以捍山西則家有月糧之給乃任其侵犯轉爲向道今年參將吳昂爲屬夷所殺石州知寤齋先生遺稿

十八 仙居叢書

州王亮采爲北虜所殺皆近年所未有之大變也苟屬夷與大同能議其後乘敵而起雖欲長驅得無憚乎臣聞正德間把兒孫射殺參將陳乾曾與師致討威振絕域聲施至今宜循國家故事特降勅書備述二百年撫養之恩歷數其縱虜負國之罪責之以立功報效之誠如賊再入不行觀釁而動邀其歸路正所謂縱所遺患之虎而象所不捕之猫也後將何制耶若謂因循日久激之變生臣謂不然彼雖匪度然所以震疊悚慄之者賴朝廷之明威昔唐德宗貞元詔下則背卒至於感激涕泣憲宗處置得宜則悍將皆與戶討賊何者天威赫疊自足以動其心而奪其氣也彼世受國恩各秉人理甯悍然不一動心乎如是而猶不悛則聲其不義與天下共棄之可也此恩威兼著之道乃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也

保泰九筭

爲恭進保泰九筭以光新政以降萬世無疆之業事臣聞履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日無不平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

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叮嚀於
叢勝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治也以今日之天下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
謂既泰矣乎不獨陛下以爲泰也臣寮亦以爲從古熙皞之世若未有今日者矣
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
交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敢以君德之
大與政體之要條爲九箇上陳大約鑒微慮者欲道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
安長治以圖永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聖明親鑒而施行之則宗社之福也緣
係恭進保泰九箇以光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謹此開坐謹題
請旨

計開

第一箇曰致戒懼臣聞堯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深居
痛齋先生遺稿

十九一仙居叢書

深宮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方其爲安樂殆荒也從而告之曰是所爲困窮永
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其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爲安樂怠
荒也日甚然而人心天命從此去矣此堯之所以誠舜而首啓之以執中之說也
臣惟天以天下之大託之陛下先帝以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陛下不識陛下
安享其盛以爲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
狀不可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臣觀陛下天
性高明聖度博厚御朝聽講思道求治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朝之暇亦如御
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人之時亦如接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陛下靜而自思嘗
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爲祈天永命之基伏讀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
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太祖之
克戒懼也成祖文皇帝諭退曰朕每近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爲切要此成祖
之克戒懼也臣願陛下遠法堯舜近法二祖也誠近法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

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爲切要者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
永賴天命益固陛下將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愚臣所深望
於陛下第一義也伏乞留神

第二箇曰端遊幸人皆曰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爲遊幸者陛下之適也特遊有幸
有不善所與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
晏嬰遊而作君臣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於棠而僖伯稱疾不從此
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宗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我太宗與宋濂同遊令侍臣賦
醉學士歌且論曰俾後世知朕君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
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爲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爲憂惟
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爲陛下退朝之後欲遊幸某處盍召一二輔
臣同遊或數陳道德或商榷政事或歌詩或寫字蓋堂陛禮嚴下情每阻於上通
痛齋先生遺稿

二十一仙居叢書

不如遊幸之時稍略形跡竊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謠言忠益得以造膝上
陳人將指此遊曰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事耶如此則遊幸
正爲訪道問癘之資臣猶恐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傲損令名
傷大體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端遊幸所以爲怠荒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三箇曰戒嗜好夫淫聲艷色之移人也久而不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投人
主之意而陰移其權則必多爲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誘以好色所以移人
主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視之聽之以爲此小節無
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有悅樂必至沉溺倘不足將別求淫巧以充之
玩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耳目之嗜一成而國家之敗由
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不喜其君子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
方求悅其君非真愛其君也不過爲固寵之計而其禍事足敗人國家其可寒心
也昔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

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修心縱欲鮮克有終蓋誠深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之以惡則惡夫養之以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聖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陛下審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罪之見淫聲必思曰是蔽聰之物也罪之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誠養心養德之要務也伏乞留神

第四節曰發給音臣誠親陛下每臨朝雍雍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之度焉舜稱無爲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爲之左右贊襄也今陛下得母以在位者師師濟濟固有所爲五人者足倚任乎臣聞舜雖曰無爲雖曰不言而都俞吁咈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嚮咨焉臣愚願陛下退朝之後日講之暇召閣臣一發給音臣竊想陛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議之故特慎之至耳臣愚以爲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不善而與天下共改之臣聞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痛齋先生遺稿

二十一 仙居叢書

及矣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爲更張誠帝王之度也故言雖善若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我朝獨稱盛焉孝宗皇帝延接羣臣而諫諍讀之官日不離於左右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美意良法遂因而旁達於天下也今於庶事之煩不必須親下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必勞陛下下一親翻閱而問之也任聖心所欲爲與所急務者隨陛下之意發一語商一二事令諸臣面奏可否臣見陛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問之而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化正在於此夫諸臣之事陛下猶父也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焉有父子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臣誠願陛下之一發給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留神

第五節曰習奏事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宋之盛皆有面折廷諍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奏事而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不如口奏何者以上易知

下易達也或者以大廷奏事猶恐聖覽未遍聖心未達難以對衆處分臣愚以爲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陛下者乎此必無之矣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之耳夫以素不親習之事一旦若欲諸練若素官然即堯舜以爲病矣臣愚以爲此不足爲陛下下患也患在不親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有竟不能知者也臣愚以爲既定大廷奏事之議尤須復會極門奏事之規故事會極門進章疏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答臣曾見有寶座在焉今政雖煩而其大者日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陛下亦何憚於此而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聲息地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公不法弊端奸萌等事務爲明白簡易之文或每日一件奏之如妨政病國之甚者仍口奏大庭陛下居高而聽之若不省覽則徒勞無益矣臣愚即請陛下加意知大庭之奏者必軍情聲息也必地方災異也必民間利害疾苦也必不公不法弊端奸萌也須納之御前即退御會極門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爲常一日痛齋先生遺稿

二十一 仙居叢書

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日之間可知十事矣由此寧不盡知天下事者哉臣聞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妙其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不竊歎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陛下勿以不知爲恥以不親爲憂長存積習之心毋懷自怠之意庶天下國家之故可以漸致通達而坐剖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聖人哉伏乞留神

第六節曰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道惟在責相蓋如此也先朝批答每與輔臣面商可否輔臣擬旨奉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覽省不竟未免調旨封進內或閣臣所擬未當上心有欲更改者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修有言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

也蓋欲求其至當服天下人心也是七月以來批答嚴旨文理未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爲此皇上親筆耶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耶則又何以稱順之於外也又安知不有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也或有未經御覽不由聖心陛下不得而知也臣愚以爲即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示聖意再三詳看十更之未爲不合也如不由擬票經從內批者若事理未當容閣臣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虛居其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旨所以爲舞政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七節曰慎傳奉夫傳奉者特旨也以其無事而由中出者也如前日修邊賑卹之類是也至於陞官差官節有明禁祖宗設法防範奸蔽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部題覆太岳太和山事旬日之間六更明旨已經該部執奏伏蒙俞允無容再喙矣但如此之類奉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奏該監乃不具題而兩奉傳帖是即非備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求必行其私者也易曰渙

痛齋先生遺稿

一十三 仙居 叢書

汗其大號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於傳奉一出人人爭覩一有不當則朝廷之上成一過舉而可輕易乎臣愚以爲今後傳奉事例必該衙門補本覆奏擬議可否請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爲可據弗以內降爲必可行即覆議未當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安妥至於聖朝果有美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權庶政體歸一而朝綱以肅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是部臣不得其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所謂慎傳奉所以爲侵政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八節曰弘虛受陛下自臨御以來旌召遺直延納嘉言既而厭言官之不諳事體者一聞都給事中馮成能之言又慨然溫諭之矣陛下之仁不惡切諫如此凡懷仁抱義之士孰不爭趨召命一扣展然吐其胸中之蘊故諸臣之不憚切諫者非無一念之誠亦仰陛下之仁能容之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徵吉此泰之象也臣方爲今日賀焉近因太常寺少卿周怡進言冒昧致動嚴旨黜之外省怡言誠

誕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稍稍志意消沮敷陳修飾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慷慨而激切者且使海內願進効忠之士或生思歸甘隱之念則彙徵之吉又轉而爲彙徵之凶萬一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恐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陛下之之下疑臣愚以爲言之當而容之非陛下之能容也彼其言之當也惟其言之非當而容之乃陛下之真能容也斯舜之所以爲隱惡而揚善也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忤先帝而先帝謫之今蒙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忤陛下而又被謫怡立兩朝而兩見黜爲怡得矣其如陛下召用之初意何哉願陛下卽下溫旨大開言路仍召怡補之原職使天下之人聞之仰天地之大見日月之更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謫之名而自古人君納諫之美名皆歸於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進於前而奸萌不得以潛生於下矣伏乞留神

第九節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君子則必創爲誹謗之說或更爲違抗之論夫加之以違抗誹謗之名則人君不期信而自信之一旦觸怒雷

痛齋先生遺稿

一十四 仙居 叢書

霆雖欲救之不可得矣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殺李默胡嵩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馬從濂致使天下奸險貪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冤聲至今未磨焉彼小人不過爲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耳乃致朝廷之上無故而罪一人成一過舉可爲寒心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風一長非國家之福也今蒙陛下昭雪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爲不申誣指告訐之條則惡無懲永樂時有校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因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則死誹謗者多矣卽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縉紳之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也身依日月之光將順不違又安有所謂違抗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謗矣罪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而敢於爲善小人有所懼而不敢爲惡今後願陛下照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違抗者卽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卽以誹

謗之罪罪之庶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中舉措得宜而人心伏矣伏乞留神隆慶元年八月廿一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別說

舟瞰彭蠡子儀欲道九江汎洞庭入都勻乃作別說以處我二人且索所以處之余曰別則別矣又何說焉不見湖之漁人乎方乃颶風東作吹浪若山衆皆拏舟爭避寧所漁人鼓棹冷然御風而趨與波上下窮其所之而後還彼固常於風波者奈何以風波懼之子粵人不聞合浦採珠人乎左執筐右執杓閉息如龜沒頂如鷗驚躍時而不出須臾有吞舟巨魚裂波而至衆皆愕然謂其爲魚腹中矣彼採珠者以杓鼓水潛遊水底杓中魚鼻魚翻然仰天彼採珠者且行且伏不知巨魚之殞其杓端也彼其志於珠而猶若是故魚常於淵而不知其爲淵身鳥常於林不知其爲林身漁人珠人常於風波不知其爲風波身茲別又安非我常也是故離邦去里吾不謂憂歲月淹留吾不謂懼吾所大憂大懼者唯在不聞道然則痛齋先生遺稿

二十五 仙居叢書

何如靜焉以觀勤而行之敦吾初念以及乎死之日幸而與子會也則將乘巨鯤負大珠就觀海之庭以問損益若其未則死葬蠻夷中吾亦無悔舍是無以爲說矣

自得園四稿序

昔昌黎送孟東野序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信斯言也則凡憂愁怨憤而後詩以作嬉恬愉悒必無不平之鳴而詩以寢矣豈其然哉夫子曰君子素其位不顧乎其外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和平之氣發爲雅音此則所謂溫柔敦厚而不愚深於詩者也詩敦固如是也自得園四稿孰爲之石湖吳先生稷也曷以四先是有初稿續稿三稿矣先生潛心理學祖伊洛宗白沙病世儒靡言語無益而顛事操行其論入門則津津喜談良知之說早年有志用世既舉進士出輔藩邦知不用遂謝歸築室里中爲終焉計其觸逆有感往往見吟問故稿多詩吳子讀之嘆曰其斯以爲有道之言乎夫道盈天壤間粗之於鳥獸草木精之於道德政

事三百篇爲詩之經與比賦不同要之本性情歸禮義今之詩猶古之詩也辭有工不工道曷嘗有二哉自嚴滄浪論詩謂有別才近方石謝氏又集伊洛以來詩一帙爲道學詩是詩與道學判然二家膠之乎論矣詩不關理奚取於工必直指道而後爲道學詩則二雅爲經而國風可盡刪必蒸民物則方爲知道而多識之訓吾夫子亦何取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學之也某愧未聞道尤不能詩偶遊先生之邦三年以來寇盜侵尋無能朝夕請益間嘗叩先生一室斗大風雨不蔽衣鵲履穿端居自適今年踰七十矣手古人書隆冬盛暑不以綴蓋尙德若大雅整之身者先生其人歟其詩即景而成意即意成詞當其賦歸來而作也有採菊東籬意則類陶既而處田里樂熙明有擊壤意則類邵若四稿流離寇盜中擊事傷心不勝憂悲窮愁意則類杜若格調渾融意趣和平而純雅自類其爲人雖其詩不主理亦不專咏物然而不謂有道之言奚謂余慚肉食不能靖艱難乃俾先生樂道自得之懷化爲憤世憂時之詞余羞忸怩其雖然嘗與先生論近世諸先進先生痛齋先生遺稿

二十六 仙居叢書

生慕賀監閭閻其不與理學名臣錄也特著正學編以章之夫道有遇不遇醫閭微先生將泯泯無傳耶先生契醫閭於隔世而余不能識先生於面矣然而先生之學必傳於世有不係於謝陳白沙子始以匹杜然猶曰別傳也而余師荆川先生乃贊其法之兼乎少陵豈非獨得其妙者與先生以舊刻無善本且諸體雜出命予分類成帙而以屬江陰黃吉甫氏刻之刻之吉甫仍謂余宜題其首嗚呼余豈知詩者哉

南洲應先生文集序

汶上郭黃涯子起爲浙江左轄也既閑省事乃檄仙居求南洲應先生文集梓之紫微堂將以行于遠云集凡若干卷先生之叔子材以黃涯子意謁來謂來爲先生後進知先生宜悉屬之序先生歿殆二十載餘矣來懼其遺文散逸也曾謀之李景山子林介山子二子蓋嘗有志於是役矣而業未就今黃涯子來集用告竣豈非彰美傳盛有待而然與先生諱良字元忠少有異質十歲能屬文每出語輒